

濟公乎！

莊嚴法相乎！（三）

林博望



「籠雞有食湯鍋近，野鶴無糧天地寬，能自得時還自樂，到無心處便無憂。」

「無藥可延卿相壽，有錢難買子孫賢，算起萬般渾是夢，無如及早唸彌陀。」

「花落三春鶯怨恨，菊開九月雁悲愁，山林幽靜多清樂，何必榮封萬戶侯。」

老前人出生時的社會背景，雖是處在國破山河在，前清及國民政府的政權不穩，使

得西方資本主義得以橫行於中國。三十歲以前他老人家在商場上打滾過，但他卻不迷戀於

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大城市——上海，隻身來台灣為的是要救眾生於水火，他老人家在當時

有兩種選擇——財主或拉撒路，想當財主應該留在上海，若要當拉撒路就要離鄉背井，以老

前人的智慧應該不會做這麼大的錯誤判斷，但他與濟公老師結下了累世的因緣，不想過著

莊嚴而受人服侍的日子，卻樂於過著拉撒路般行乞的生活，尤其是他在「走過早年」一書中提到在兩蔣時代，為了把天國的福音（南屏鐘聲）敲醒在台灣昏睡的一群人，卻惹來了幾乎要如同上面所提到遭到殺身之禍，或流放邊疆的那群讀書的人下場，該書有下述的記載，把一貫道列為查禁取締的對象：

1. 民國四十二年：內政部採

用「禁止民間不良習俗」辦法把一貫道列為查禁的對象。

2. 民國四十七年四月十九日：內政部再度下令加強取締一貫道。

3. 民國五十二年：治安單位則大力取締一貫道，老前人與前人們共同在台灣新生報上刊登聲明一貫道非外面傳言那樣邪惡，專門講究禮義綱常，宣揚傳統儒家文化思想。並於同年六月十日前人偕同各組線領導人，於新生報宣佈解散。

從以上這些史實記載，一貫道在台灣當時的社會雖遭到政治的打壓，卻沒有因前輩在新生報上刊載宣佈解散，就無疾而終，火滅煙熄，但當時不與政府採一致步調的讀書人所辦的報館，雖也遭到同樣命運，但卻閉館停刊而人去樓空。最近甚至因為在兩岸文化交流的政策下，偶爾會見到大陸出版品對一貫道雖也在大肆

攻擊，但在書面上登載「地下的神祕王國」，可見不管在什麼社會在什麼政權統治下，卻斬斷不了以儒家文化為根柢，以濟公活佛為翅膀，歸根認中的精神崇拜。

當兩位蔣總統時代台灣讀書人所遭受到的命運，不會比一貫道的前輩們好到那裡，修道人與這些讀書人是混不清楚，如玉在石頭中無法分辨，牛馬同一巢，雞鳳凰食，但同樣都是生活在單元文化社會思想，信仰受到嚴酷控制，在違反集會、結社、言論、出版法下遭到查禁，或被捕下獄，一貫道前賢以「官考」來形容這個時代，而一般讀書人稱這個時代為「白色恐怖」。

當此「白色恐怖」時代，雖給讀書人帶來了很大的災難，但也磨練了他們對人生的看法，在孟子書上有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

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換個立場來說，這樣的災難使這群讀書人更加體會一貫道的可貴之處，而認識一貫道，否則一貫道祇是傳給受教育較低市場中的販夫走卒，或毫無知識的一群民眾，本來濟公老師的那副失去虛假而表示真誠沒有莊嚴的態度，就不被高級知識分子認同，台灣俗語：「珍珠常被看成老鼠屎」，也道出了閃閃發光的未必全是金子。由於有這一次的災難，知識分子走入了一貫道成為道中的中堅份子，這難道不是印證了：「真道要有魔來考」。難怪現在台灣的年輕人處在這多元化的社會，已經感覺不出一貫道是精神的明燈，心靈的歸宿，「官考」或「白色恐怖」的日子使得這一群讀書人的心志有了磨練的機會，

這也未嘗不是天意，就是上天要渡化那個時代的苦難眾生。從此看來單元文化社會是好？還是多元文化的社會是好？或是正如前面約翰遜大文豪所體悟的人生：「生活總是苦多樂少。」和「治療人類大半苦難的方式是緩和的，而非激進的」，在後學看來，一貫道的前輩是比較贊同於後者的約翰遜所說的這段話，因為他們奉濟公為師，而濟公的行為舉止類似聖經中的乞丐拉撒路，而非穿著紫袍細麻衣的財主，張老前人常說：「人來世是受苦的，並不是來享福的。」

其實「官考」與「白色恐怖」兩個名詞，雖指的全是同一個世代所發生的在那個社會裡的不幸事件，是與後學生活最密切的長輩們生活的那個世代，生活在那個世代最具代表的人物就是受到「官考」的老

前人，後者「白色恐怖」就是發生在當時的幾大社會案件的主角人物如「雷震」，「孫立人」及「吳國楨」，所不同的就是當時政府要整肅的對象，前者是一群志同道合為了匡正民心，改革社會風氣，恪守五倫八德而集會、結社，至於後者是一群讀書人批評朝政，與政府站在對立的異議分子，心存求取一官半職而結群結黨。但政府的處置是不分青紅皂白地，管他是老前人領導的，或是異議份子所領導的，一律加以禁止，不過從老前人的口中，以及讀書人對於歷史的敘述，大概告訴我們在單元文化裡都有共同的特徵，最值得我們一貫道學習的人生經驗，也是在這段期間內學得的，所以一貫道前輩常在基礎雜誌中提到那段辛酸的往事。

所謂白色恐怖（官考）的

社會形成原因，正如英國十八世紀歷史家吉朋在他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書上寫的：「世界各國政府所有各種型態，被人揶揄最多的莫過於君主世襲政體，父親亡故，國家被作私產，猶如牛畜一樣傳給嬰兒，既不認識自己，更不認識世界，文武大臣為了皇朝，犧牲自己的天賦人權，匍匐在這個嬰兒的搖籃，表明他的忠心。」從這段話看來，英國人早在十八世紀就對世襲的王朝，這種單元社會提出了抗議。但後學的父母輩在二十世紀尚還過著不能抗議，無法抗議的生活，不知多少生命白白犧牲，多少讀書人的怨氣難以消解，為了苟全性命於亂世，如前所提，前人偕同各組線領導人於新生報宣佈解散一貫道，這是不得已的做法。

那個「官考」的世代，不

專題講座



是一個爭是非的世代，是一個倒在一面的世代，無所爭以君王的意見為意見。據讀書人的獄中日記，以增進後學對那個不幸時代的認識。以下文章後學就是參考他們的紀錄為背景而寫這一段台灣當時的一貫道會受到「官考」的時代背景。

讀書人被關進了看守所的心境又是如何？他有以下的感慨：「……不僅今日的社會是現實的，友誼也是現實的，想到過去我的家，真是賓客盈門，可是自吃了官司以後，就漸漸地冷落了。從前在金錢方面或在精神方面我曾幫助過多少朋友，而今日那些朋友不但不幫助我，卻連看也不來看我，世態炎涼，人情淡薄，使人可怕！」對這種感受修道者更應加以深深體會。

當時社會輿論的可畏，讀書人寫出了他衷心的看法，難

怪一貫道會被人家傳言為鴨蛋教或白蓮教，讀書人寫出了他的感慨：「台北近來有一種風氣，就是每逢有一事件的發生，大家都集中火力予以攻擊，尤其是那一面倒的輿論，唯恐不能把那人打死」，當時

在老前人領導下的一貫道受到報界集體的攻擊，罵得體無完膚，當時家母陪我住台北縣樹林鎮，離後學住處最近的中堂之堂主，是已列仙班的陳雲卿點傳師，這間中堂每星期固定有一天開班講道，從家母的口

中常聽到警察來突檢，大家都散了不能開班，有時是道親自己的家屬，因看到新聞媒體對一貫道種種不實的報導向警方報案，的確是警察到中堂來抓人，有時講道時，那穿便衣的警察也潛伏在座位裡，但他們

部份都是人家向警局報案，警察先生才不得已的出來走動，可見輿論的力量很厲害。這是人們對於現狀的不滿和生活煩悶的心態所產生，這種報業界的不道德，往往影響到司法當局的處理。

有的是宗教界眼看著一貫道的信眾，愈來愈龐大，蔚為台灣人民信仰的主流，於是在台灣的媒體，主要是報紙上（因當時沒有電視機、傳真機或電子郵件信箱之類），把一貫道攻擊誹謗得一蹋糊塗，造謠生事，莫不用其極。這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一種眼界的淺薄和嫉妒心，另一方面也是某些新聞記者的教育水準太差的緣故，再加上政治的壓力，使得社會輿論不健全。

（續下期）